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一

明 楊士竒等 撰

近習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則蔽善惡於君上

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漢文帝出宦者趙談參乘中郎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

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談

元帝初元中以石顯為中書令委以政事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東漢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御史張綱常感激慨然

嘆曰纎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纔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重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

左右以奉天心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司隸校尉虞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

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爭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

朱穆為冀州刺史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

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翕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

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桓帝延熹六年尚書朱穆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

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庶黎𣅜蒙被聖化矣

穆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

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

八年以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自知釁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讓曰汝弟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宦官皆鞠

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扣頭泣曰畏李
校尉
太尉楊秉上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闥司昏
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
元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
宜急屏斥送歸本郡
桓帝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
城門校尉竇武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

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争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
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
豈敢懷禄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
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
或誅滅而常侍黄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
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
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
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

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収前司隷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録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

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状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黄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埶犯法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

言以疎内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趍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耻愧失其先業況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内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滑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

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黄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没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至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没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令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

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臣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徵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陳

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臨朝竇武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門户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

罪者豈可盡廢耶

時陳蕃為太傅志誅宦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旣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

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

光和元年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

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勲烈獨昭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中平元年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

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靈帝時傅爕為護軍司馬素疾中官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寛

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魏齊王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

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

吳烏程侯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大將軍陸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箴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

使竭盡情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通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

漢主劉聰時羣閹用事殺尚書王琰等太宰劉易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禄大夫王延等詣闕

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予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

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

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

唐太宗貞觀十年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化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

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游唯柴紹竇誕然則誕等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寳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禹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言之復不由染何也魏徵對曰中人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兆人之命旋致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但傳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稱善

太宗時閹豎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魏徵進諫曰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絶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德宗時蕭復上言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横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

憲宗元和五年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

水驛有内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群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六年出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

此家奴耳鄙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憲宗時任宦人為館驛使侍恩倨傲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左補闕裴潾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内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宫闈臣領之則内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誡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

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

翰林學士李絳極論宦官權倖侵害政事構毀忠政調惑聖聰上曰此輩從古而有非朕特置已其何敢調惑構毀朕豈用其言哉絳對曰陛下不信試取聖意素所美之事假以上旨為惡問之即為不顧事實好惡便隨順聖心而言此豈忠信所為實傾邪也中人本性唯在財利若趨邪行賄者雖事類蹻跖智如豺狼而因便陳啟悉謂賢才若守正不通者雖行同顏閔理等龔黃因

事中傷謂為貪冒不知仁義不分邪正此其天性也臣不敢言聖意知其如此遂其喜怒盖以常在左右積於狎習能用傾巧之智搆成疑似之端上聞而怒之因而信之却謂之為公也如此事狀備載史言巧拙為真今古同病上曰此等是朕奴豈有信其毀譖如有此事卿等一一奏論朕當處置勿希朕旨

宣宗大中八年有勑使過陜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高少逸以聞上責勑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

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内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揺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已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僖宗時黄頭將郭琪夜燒營剽城邑帝與田令孜保東

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

宗時宫中災左右廵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巳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兾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

昭宗龍紀元年宦者楊復恭常乗肩輿至太極殿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

曰然則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天復元年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對曰東内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為不少此其所

以恟恟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奬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収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

宋仁宗慶歷元年右正言孫沔上奏曰臣竊聞内侍别

立主司中官自通禁省有唐四品不過於典制五局無置於令丞所以分中闈之政不使挾外庭之議如此檢節尚至侵陵故聖宋以來明制斯在太宗著令式之文真皇述箴規之訓能詔近習各守行藏豈令輕干國柄竊弄天機一言成於毀譽三事出於吹噓所繫安危尤加約束是以先朝秦翰等數人履行端謹節義深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出則揔邊方之寄歸則守內庭之職俾之兼領亦不侵官止守使名終無殊命今聞欲以都

知押班之資外干閤門引進之上隳國家之舊典起宦寺之威權況内殿起居則别班外朝集會則不預安用異數竊據横行蓋因斡當局務之間多與文武官員同事爭列名銜自尊位號遂欲改革品秩僥冀寵榮誰敢僭階輒敗經制今邊陲用武賞罰是先遴揀官資尚難激勸豈宜閹寺之人更居侯伯之上竊恐將帥之臣耻居其下策勲之際不重此官大紊紀綱事亦非細伏望陛下守祖宗之規式戒左右之權倖則朝廷之福天下

之幸也所有先降劄子下閤門重定都知押班立次乞更不施行

知諫院張方平上奏曰臣昨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着在閤門使之上物議雜起深以為非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苟從其請旣已失之今又聞二省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常秩上更加一等此事若行不唯違越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必致陛下有私近習之名大臣有阿親倖之醜内侍有恣横之議諫官御史有隱默之尤且

都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為朝廷愛惜事體動循軌度孜孜徇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堅氷至言當戒其漸也漢之事臣甞為陛下言之矣伏望聖斷深賜察納其都知押班奏廕恩例伏乞一仍舊制

方平又上宦者論曰臣聞三代之制凡在君側皆卿大夫士夏商之世未聞有宦者周官雖有閽人之職止乎掌王宫中門之禁幾出入時啓閉掃門庭而已非所以預政令揔權務者也周道衰微官紀紊亂而寺人巷伯

稍見乎詩傳至於秦漢列為近職然帷幄親密之地省闥左右之任宣受詔命陪從輿輦自諸常侍謁者之職多為士人儒者之選自武帝臨御長久留連盤娛數燕遊乎後庭頗疎隔乎朝士故請奏機事多由宦者而始得政矣遂為兩京喪敗之基焉東漢自孝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陰勢相乘中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衡軸賢才死於鈎黨黎民弊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𠁊離害徧生靈毒滿區夏而桓帝乃始比趙偕於伊旦靈帝方更

指讓忠為翁母書傳所載覆亡之迹未若桓靈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内省官堦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在閤門守禦黄衣廩食而已後明皇續御崇重宫臣乃至爵為國公門施棨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則有銜命四方監軍諸道宣傳密旨主當要務詰一郡至一軍誅索貨賕必千萬計揺動天下紊亂朝經内則思藝為林甫之腹心外則璆琳為禄山之耳目以至養成禍變傾覆基祚于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

全父子孝慈之性代宗爲元振所制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臣德宗自山南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置兩中尉分掌左右神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於中官矣蘭錡將臣藩嶽戎帥自其蓄育由之遣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葬昭愍童昏之亂宜難自全士良虎視於太和之朝令孜鴟張於乾符之後逮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朋比中外乖疑内則陰邪惡類秉樞機外則險賊

姦人居相位爭權交噬剌骨相復故崔昌遐輩連結强帥鄉導全忠本為自援之謀遂成移國之禍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或曰三代而下一統承平之治國惟漢唐焉而其顛覆喪敗之禍同由此迹歷世則不然何歟臣對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而後同此禍也何歟曰夫為國者不在外難必有内憂自非聖人孰能戒慎乎無患憂惕於既安當其一統為大無艱虞之急承平久治有驕汰之志匪勤惟懈逸欲是尋幾務怠

猷委之近習大臣從容而議存大體而畧細故憸人窺伺其隙乘機會而竊事權故弊積於甚微悪生乎所忽此漢唐之所以亂也夫魏氏至於江左疆事外擾朝廷多虞雖有暴慢之君荒殘淫辟危窘斃滅勢不得長孽佞奸孽旋亦夷殄故上權之墜于下也無滋蔓深固之勢抑時有緩急其間不足容乎因循之暇爾臣故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乃同此禍也噫弊之來也既久矣其亦奈何姑可取戒乎漢桓靈之事勿使預乎刑獄以

免其誣染善良之虐乎姑可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
銜命出使以省其怖動郡縣之威乎姑可取戒乎肅代
德之事勿使侵盜軍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三
者不失則人君之所以據圖御世士大夫之所以輸忠
事主烝民之所以宅生託命可以保全而不陷于非道
矣

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疏曰臣伏見内官馮承用近因
過失為臣寮論奏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羣言

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使須勘劾依法行遣令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為優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為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來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罷却入內已來舊跡漸多彰露內庭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

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論皇祐元年侍御史何郯上奏曰臣伏聞近日入内内侍省都知職次有闕例當遞遷緣此職任日夕在陛下左右最為親近所宜遴選擇循謹無過之人充選其有罪累降出之流不可復議除授況朝廷近日申明内臣條約曾經落職更不許充入内内侍省都知等職次自再立此條約今方第一次遷改切宜遵行以明命令之信

其或自弃定制除授失當竊恐命行之後羣情不允必致人言煩黷聖聽臣所以先事論列者欲冀朝廷採擇凡一爵賞無有過差以厭人心伏望聖慈特賜宣諭中書樞密院大臣今來逓年入内内侍省都知等職次並令依近日申明條貫施行其過犯曾經落職内臣不在進擬之限所貴遴擇親侍預選必虔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欽際隆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近習

宋仁宗皇祐元年知制誥胡宿上奏曰臣聞昔者葛懷敏先任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管幹皇城司公事宿衛不謹致逆徒竊變震驚宫闈禍非宗廟社稷之重陛下乘輿幾殆及逆徒既獲又不生致規滅姦人之口天下之

議罪在懷敏楊景宗二人而已臣每念此事痛心扼腕陛下仁聖不忍加重誅止解内職令居外任今因奏事忽有此命若再復内侍名職且赴本任是不久將復入内侍省之職也若再居内省則宿衛之變復未可知無條制内臣都知副都知之職有過降充外任更不許再居舊職所以防一切之微誠源遠之法制也伏望陛下令有司檢詳舊制追寢今命法制一壞復之良難有此違礙臣不敢草制其中書送到詞頭一道臣輙封還

五年權御史中丞孫抃上奏曰臣伏聞內降詔旨付中書除授入內都知王守忠充節度使臣初聆此言驚駭未信何也自陛下臨御以來三十年矣其聖意卓然高邁前古者有三舅家之親頗循法度中宮近戚亦自欽職內侍貴人不敢踰越此皆前世所難之事而陛下誡飭訓勵鮮有妄干天下大賢正人歌頌宸衷皆謂周成康漢文景不能如是是故雖敵國外强蝗旱內作而元元晏然不失太平乃陛下數事感天地信生靈使之然

今一旦以統帥之官付中貴豈陛下之心哉臣謹按唐制大總管大都督之職帶使持節則謂之節度使所以尊嚴將領專制軍事安危成敗一以繫焉豈宜中官得處其任太宗朝王繼恩平劔南有大功朝廷議其賞止進順州防禦使乃别立宣政之號以寵之陛下若以守忠勤藎歲久則富禄之安佚之奬慰之可也獨不當假夫官秩以踰祖宗典法以損陛下聖明臣謂此議必不可行外取天下四夷之笑伏乞聖斷於制敕未降已前特賜寢罷

至和元年知制誥劉敞奏曰臣今月二十二日當制送到詞頭内園使綿州防禦使入内内侍省押班石全彬除利州觀察使充入内内侍省副都知者臣伏見今月十九日已有制旨除全彬宫苑使利州觀察使既出聖衷又參廟論未能三日復换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若因全彬自陳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以悦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本無定制唯繫宦官臨時徼乞宣布天下必以為惑傳示後世必以為笑何則陛下賞罰當信天

下當教後世不知全彬功勤凡有幾何昨者嶺外之行已曾受賞今來温成葬畢賞又不薄不知饜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彬閹閹之臣尚如此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於全彬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惜此體不敢輙譔誥詞恐累聖德其元送到詞頭臣已封還中書

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九月中上言外議皆謂石全彬等緣温成葬事妄冀恩澤陛下上顧月入南斗之戒重

謹爵禄不可輕授是時陛下面諭臣本無此議又云若
與此輩轉官是幸朝廷之禍也臣退而竊喜陛下之言
至明至聖又以為外議不足聽也比自臣接伴回至雄
莫閒道路傳聞石全彬自作坊使轉宮苑使自綿州防
禦使轉利州觀察使其餘幹當使臣例轉兩資臣惟天
子之言豈有不信臣下者如此必全彬等日久求請陛
下重違拒之大臣又不為陛下執奏使天下之人有以
議陛下者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

后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温成之愛而有輕三后之心實由全彬輩之冒濫也緣大臣之不執奏也本朝觀察使未有縁護葬而輕授者臣為諫官若不論奏是臣負陛下責任之意乞以臣章下中書樞密參詳以臣言為非乞罷臣職放歸田里使免尸素之咎以臣言為是乞追還全彬誥敕以塞衆議

二年殿中侍御史趙抃等上奏曰臣等竊聞内臣閻士良已得旨揮帶御器械伏覩前年中郭申錫上言内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等尋聞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為得宜蓋欲得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在陛下左右聞下樞密院常令執守施行今來詔墨未乾已聞除士良帶御器械竊以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叙遷押班須是自御帶之任便須選老成謹畏無過之人

況士良為性狡獪自來與中外大臣交相結托久在河北張皇事勢天下具知及歷任曾有贓罪至徒今來密院殊無執守首紊著令所有士良新命乞賜寢罷别擇善良以懲勸陛下左右之人

嘉祐三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上奏曰臣伏自設官制禄以待其人用為賞勸過是則非所以公於天下也竊見近日除管幹御藥院入内供奉劉保臣王保寧鄧保壽王世寧四人遥郡團練刺史傳聞中外駭動人聽臣輙

以國朝故事言之高品黄門三十年供奉官十年一轉蓋不使此輩坐而竊禄如咸平中洛苑使入内内都知秦翰與雷有終討王均之亂旣而有功授以内園使恩州刺史即不知保臣等立何勞效與秦翰恩賞一同只是攀援暗轉無名之例伏乞追還成命特與平轉屬邊彊多事之際恐因此内臣無功進秩掌兵授律者不肯用命鶴有乗軒衛人無戰意斯有國者為之深誡惟聖斷無以私昵害天下之至公乃臣拳拳之望也

五年誨又上奏曰臣伏聞寶元前諸閤分內品之類不過一二十人比來增及數倍除身分俸外更請本閤料錢四時衣服又破三司折食價錢冗費甚多緣此歷天章閣後苑內東御藥院最為優厚或因監督工作一切小勞便理績效得聖旨盡下則超資躐等謂之暗轉自內品供奉不數年間授諸司使遥領刺史防團之任向時石全育何承用盧昭序張茂則馮承用之類其名甚多不可殫舉既與之暗轉則俸禄隨而增給如此濫恩

非特亂先朝之典制較之前古亦未之聞也如前班武

臣更歷外任及沿邊立顯功著效者未有酬賞若是之

速焉竊以國家設爵均祿砥礪才能顯其進用以成大

業豈特為內官假貸而貫天下之怨言謂主上恩厚於

私昵甚為朝廷惜之臣即不知祖宗之制度何緣而廢

至當陛下即位之初太后臨朝制命出於帷幄威福假

於內官斜封墨敕授之匪人故外廷鮮得聞知疑暗轉

之例自茲而始暨明道而後陛下躬覽萬幾北司之弊

不聞剗草奈何復使盛於前也然宣命降於内省遷擢
誥敕亦闗於兩府蓋自來上下循持蔽而不言以陛下
爵禄植為私恩交結貴倖因縁致身於近輔者比比有
之以是積弊寖久陛下無由而知蠹公害政莫甚於此
都城之下高門大第寳貨充積富貴窮極皆倖臣之所
有也傾府庫之貨財竭生靈之膏血以資無功何所取
益臣恐神人怒怨非朝廷之福也設若保臣等出居外
任薄立勞效陛下復以何官待之臣竊謂先帝賞秦翰

討賊之功宜守之為例則小人覬覦之心自息伏乞指揮入内内侍省檢會諸閤分寳元以前人數比類今日如有員數過多即行減省及管幹天章閣後苑内東門御藥院各限定人數或與三年一替並令入内内侍省將印紙歷子具有無公過事件批書如因勞效得旨酬賞格即時與叙遷送中書出給誥敕所貴内侍省與樞密院中書相關不敢敝欺得以盡公其暗轉俸給一切非例伏乞裁罷仍追寢劉保信前命止與平轉俾中外臣

寮陞進均一賞有所勸天下大幸

六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伏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察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鈇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莫敢為非今海内承平已踰百年上下相安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被此屬量其過失廣作威福私受貨賂所愛則雖

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言語皆被捃摭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英材以為公卿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繫囹圄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廵察之人小加懲誡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手足豈合祖宗意哉

光又論押班須年五十䟽曰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

械蘇安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為之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今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為例廼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隳壞竊為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前命以存典法

仁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包拯論內臣奏曰臣伏覩先朝實録竊見真宗皇帝因對輔臣言及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蠧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

有過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王旦等對曰先代事跡昭然足以為龜鑑而聖慮言及於此實社稷之福也竊見近年内臣禄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敢為大過然在制之於漸庶免貽患於後伏願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為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傅堯俞上奏曰竊聞近日内降指揮樞密院除何誠用帶御器械尋有臣僚上言遂罰誠用事有不

便諫臣納忠天高聽卑遽行追寢上下之分交得中外之心相慶然臣猶有所未諭者伏以内降之名古今以為非是陛下不窒其源乃制防檢付之有司旣而輙復違之須人言而後止在納諫之美則曠古無並於剛一之德未為增益伏望自此凡左右敢以私事干陛下者乞從睿斷根逐嚴加貶責果陛下所欲進用者不必從中降旨於視朝之際與大臣公議可則行之不可則罷之不使如誠用事數暴於人聽則陛下日月之明無毫

分之累矣臣孤拙無狀荷陛下任使思以塵露粗裨海嶽幸不以人廢其言深留聖慮則不勝幸甚

堯俞彈李允恭不合補孫永言為入內黃門奏曰伏聞入內都知李允恭奏男供備庫副使堯佐之子永言為入內黃門竊聞內臣許養子一人而初補入內都知亦無恩典允恭既不合薦孫堯佐亦未當養子一旦破條越例事出非次此命一行必有相援而進者則陛下之成法遂廢大凡因事以啟僥倖為易置防以限恩澤則

難官賞之弊近方粗革徼倖之塗膠固拘礙未能剗除者甚多其已行之法惟陛下持之如金石勿遽轉移則天下幸甚永言新命乞行追寢允恭久侍左右條例非不詳知公違制敕亦望特行勘責況內侍省條例甚明而永言違礙非一不敢俱陳以煩聖聽伏乞指揮子細勘會免致蒙蔽

堯俞又上奏曰今月二十日有奏狀二封一狀論列入內都知李允恭不合奏孫永言充入內黃門一狀論列

朱類士不合干求內降內侍省不合不執奏取勘類士
都水監不合迎合權要保舉類士至今未蒙降出施行
臣徘徊顧思駭歎累日方今內外百司涵濡慈恕盡誠
以報陛下者尠阿私以負陛下者多事不公當而能違
於憲官者纔十之一二理或隱微不敢以煩陛下者又
十有八九如允恭之公違制勑類士等徼求私徇罪甚
明白公議不容臣忠憤所激不顧權倖謂陛下欣然收
採朝奏暮出議法於繩墨之外以整齊綱紀而方留中

不下殊未垂納此非陛下至公之道且何以風厲百僚臣官為法吏職有言責守官舉職豈敢顧望中止伏冀陛下憐臣愚懇并前狀付外施行儻臣狂妄可誅雖百死無憾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累狀奏彈勾當汴口朱潁士雖蒙追罷差遣其潁士不合干求內降內侍省並不依條執奏取勘潁士都水監附阿權倖保舉潁士尚未曾勘責及入內副都知李允恭不合奏男堯佐之子永言充入

内黄門緣內侍只許養子一人而初授都知別無恩典有堯佐則允恭不合薦孫允恭在則堯佐未當養子已蒙寢罷進退違戾事狀明白御史中丞王疇亦有劄子論列皆不蒙降出臣愚賤亡狀未能感動天聽慚懼之極不知所處獨念陛下造為法令以維持綱紀俾臣壞之執政既徇而曲從法官論之陛下又寢而中止是法令伸於四海而屈於朝廷請求禁於疏外而行於近密上之所為必有甚焉者將何以揭示後來取信天下陛

下之法初未動揺無狀者尚敢干犯儻犯而容之則誰與共守臣恐綱紀之紊或基於此絶其綿綿不可不慮臣雖孤外竊料陛下至公之心但慈恕有不忍耳人言既切必將施行然悠悠之語謂臣與王疇劄子奏狀皆不經睿覽雖此事決無而物聽已駭伏望陛下以臣三狀并王疇劄子並付所司依法行遣庶幾少塞疑議以正刑典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三狀論列李允恭朱穎士等皆蒙

留中遂於今月初五日具劄子乞以臣前狀并御史中丞王疇劄子付外尋於垂拱殿進呈臣親奉德音不以臣言為非是樞密院輒復不行衆口籍籍皆謂李允恭嘗押張昇入樞密院視事昇深德之力為保庇仍風聞樞密院勘會李永言係條貫前擡舉人數以此上惑聖聰且條貫前私身甚衆何獨永言特被收採權倖阿私共壞成法此而不省使臣何言況陛下左右使令非一其供奉勤勞不當更有厚薄非分之恩獨行於允恭今

殿前都帥李璋内侍何誠用俱以因縁内降曾經勘責已著之令獨移於頴士陛下知不忍於數人而不知失天下均平之望臣實區區為陛下痛惜陛下果以臣言為是則乞施行倘以為非則何惜一介之賤不加竄逐以快權倖之心臣亦無顔出入外廷以視朝列此狀不出臣且再趨軒陛重煩天聽胥重誅而後已

堯俞再乞追李永言恩命奏曰臣近具劄子乞罷内侍押班李允恭孫永言恩命崇政殿進呈日蒙宣諭已行

追奪既而傳聞有指揮不與請受及他人不得援例臣
雖至愚實所未曉豈有近倖侍恩破條干法天子俯從
公議許令追削而樞密必循人情曲為庇護此事浸行
害政非細臣非不知頻瀆聖聦當速罪戾又與允恭素
無嫌隙但愛惜陛下成憲為國家久遠計耳臣未知不
支請受是何等法臣言不已豈但為月費數千錢哉設
百官有未合任子者間或陳請濫膺官賞而臺臣諫列
相繼奏論權罷俸給可得已乎今條格具存允恭力能

破之方復區區使他人不得援例何遽知後日無力如允恭者臣未信其能守也借能守之是勅可破而例不可援於上下重輕之分得無悖哉況押班乃内侍長當堅守法令以表省内而身犯之樞密院固執政大臣當整齊綱紀以刑天下而公壞之伏望陛下先奪永言之官然後議允恭與樞密院之責則天下洗然無有蒙蔽此事一行萬務皆理儻如是孤賤臣雖百死猶生也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有狀乞追李允恭孫永言恩命及奪供奉官趙繼寵差遣皆不蒙降出事權膠固孤力難移早夜顧思措身無所臣伏念倖人徼寵破壞常法樞密院茍徇人情恣其求請致臣區區屢煩瀆聰然臣所以不避誅遣而喋喋不已者冀陛下矜憐特加收採防杜微漸緝正綱紀臣若顧避便不復言日往月來浸以增甚不知於朝廷損乎益乎凡事止於孽芽差易為力謂小無害積悔將深昨李永言若即正典刑繼寵者豈

敢妄有覬倖今此二人儻不追奪則兩省內侍攀援趍競各生意於繩墨之外矣美官重禄率歸私謁明勅著令舉為空文惟陛下留神念之此豈為政之體今朝廷闕失獨賴臺諫官數人故陛下時有所聞窒此一途聰明何寄臣謂其言可聽願陛下奮然行之有不能容不若明加竄黜忠義之士猶有不顧而言者如其是非置而不辨章奏入而不下使默默以食息悠悠於圄牢則有志者豈肯為陛下安職業而久留哉是不徒孤臣之

蓋固亦非陛下之福至於今後依先降條貫餘人不得援例如此指揮最為深弊臣雖亡狀不顧數聞陛下豈不惡之但未之思耳伏乞將臣前後論列李永言文字及趙繼寵兩狀付外早賜盡法施行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累狀乞追李允恭孫永言恩命奪供奉官趙繼寵差遣皆不蒙降出忠義之言日切而陛下不亮權倖之交日深而陛下不察臣蚤夜以思感憤無極自夏涉冬僅踰百日如朱頔士而壞條干法者三

事况其間又有臣所不知者乎若惟務因循則内侍省條貫將盡廢矣不徒紊亂綱紀且起不均之怨日以增多為害非小願士以赦令原免猶復有名繼寵永言須當辨正夫用孤危攻近倖昔以為難矧二人者挾中外之助乎臣所以屢沮而不休者無他以為古人之誠可貫金石而臣以懇確之心干公叡之主豈慮於終不見亮者哉且前置利劔沸鼎猶有延首奮身而不顧以犯天子之顔者今陛下至明至恕容納直言雖甚震怒勢

不過斥逐臣何憚何惜敢顧望以負陛下輙再煩天聰以期必賜採聽伏望以臣前後文字付外盡法施行臣不勝懇倒之至

堯俞又上奏曰臣累狀乞追李永言恩澤奪趙繼寵差遣終未蒙降出近聞鄭貽緒者將十數年前事援繼寵例又勾當後苑人言未已俾進相仍事聞搢紳莫不驚駭因緣攀引殊無已時豈有為法馭下而執政不用設官使言而陛下不聽如此是條禁不須置而御史可以

廢也臣非不知掇拾細微聊以供職上不違陛下下不忤貴臣可以無患害而速富貴恐臣今日所得未多陛下異時為悔已甚故獨區區顧思而不能自已者也張昇廢陛下之法恃倖臣之援蔑視言者謂如無人且昇者嘗任御史歷知雜事遂為中執法當日謂陛下者云何而今乃所為如是陛下略加省察可以見其心矣伏望聖慈出臣前後論列文字依條施行不然誅臣以快權倖臣忠憤所激言不能文惟陛下留神裁處

英宗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等論張茂則劄子曰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陛下踐阼之初尤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晝一之法從此隳壞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臣等區區所為國家重惜在此而已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論任守忠疏曰臣竊聞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遺中宫自以為功仍受中宫賞賜外議籍籍無不駭愕伏以守忠從來罪惡極多不可遽數陛下體元繼統聖政方新守忠曾無畏憚益恣巧諂公取官物自炫私恩賛導椒房首為侈靡既求權寵又分厚利姦邪之臣無大於此伏望陛下特發神斷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明正典刑以示天下

光又論任守忠疏曰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守忠懷姦罔上謟佞貪婪竊弄權柄固非一日專為讒慝交構兩宫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教中宫為不順陷陛下為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阼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姦使内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

皆言守忠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
備位諫官不敢寒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專威福若不早
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
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
先又論任守忠第三疏曰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姦
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廹於忠懇不能自
已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奬拔榮禄俱極
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詼諧諂諛

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已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畧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禄賞賜亦為不少而資性貪婪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歛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胷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擿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為比其

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棄其有喪丐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為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姦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

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為皇子守忠内懐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絶内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為陛下之父不得施為父之恩陛下為先帝之子不得展為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纉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闚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草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立有負恩之謗交構兩宫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頼皇太后聰明

確堅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旣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翻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為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怏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為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輙為皇

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敎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為臣姦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謾為姦恣横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

光論内侍差遣疏曰臣竊聞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内

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時已曾奏陳以為非便今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宫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卒賴陛下神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宫等處及

非時差管句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擢試之以事觀其為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

侍御史呂誨上奏曰臣恭以聖朝承五代凋弊之餘祖宗外平諸國珠寶委積皆歸於內府非國有大事旌賞勲勞未嘗有一毫輕費其籍秘嚴雖大臣及主計者莫

得知其詳實有以知神武英謀所存之深遠也先帝恭儉節用闓于天下然自至和中服藥而後府庫不嚴宦官專恣用之一分而攘取百倍中外聞之莫不痛惜臣近聞外議內臣任守忠以奉宸庫明珠三萬兩黄金一萬兩奉於中宫守忠自邀酬奬仍固恩寵果如是陛下得不念祖宗艱難貯積之意哉矧亮陰中玩好侈靡有損而無益議論如此甚玷中宫之盛德足見宦者之狡計姦惡斯露衆所不容矣設使小人得計窺伺陛下之

間隙動為容悅則何所不至臣欲乞今後奉宸諸庫宜謹其出入不使小人窺覘將備國家緩急以濟大事惟聖明留念

神宗即位御史中丞司馬光論御藥院王中正乞盡罷寄資令補外官狀曰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幹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為親密過供奉

官以上輒令罷去者廼以防微杜漸詒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顧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闇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支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耶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全固廼得無患一有蟻壤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

也况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生一
居簡也伏望陛下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
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幹當
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
光又論王中正及不當令內臣采訪外事狀曰臣竊聞
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
為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
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

職薦舉賢能糾按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害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啟陳其有尸禄偷安及挾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内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途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虚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陜西幹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呉舜臣違

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為
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其驗今陛下又置之肘
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接迹而畏之與金
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
府當有遷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耻之人或陰
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咨于四岳衆言僉
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
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

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壞亂紀綱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姦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

光又論高居簡狀曰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言近者不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幹當御藥

院高居簡性資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臣
謹按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
出外蓋以日月寖久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
權柄遠監漢唐之禍深為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即位之
初內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
下首以此一事譏陛下之失況居簡於衆人之中最為
狡猾而陛下特加寵信待以腹心中外指目大玷聖德
臣職在繩糾不敢不言伏望聖慈遵祖宗令典應幹當

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以觧天下之惑

光又論高居簡狀曰臣近曾上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聖帝明王雖

左右小臣未嘗不謹擇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也
況陛下嗣膺寶命聖德惟新善惡興衰於此乎分而使
讒佞如居簡旦夕常在左右又寵信之此乃異日禍亂
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
聖明依祖宗舊制應幹當御藥院官崇班以上者並令
出外其高居簡仍乞遠加竄逐
光又論曰臣昨日前上殿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
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為聖德之累乞治

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不可不察向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弄權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為禍亂之階也况今初承大統當鋭精

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蔕已牢則

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

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戇

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

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

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闒

闒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憸人

而尚足為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

為之隠天下耳目庸可敝乎凡居簡所以能為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唯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赴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

知諫院楊繪論不當差王中正等往外幹事狀曰臣謹按春秋君之始年變一年而謂之元年者欲其善於始也變一月而謂之正月者欲其正於始也恭惟陛下肇升大寳新布大令天下之民傾耳拭目以觀聽乎聖功

睿業實所謂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時也凡百注措可不謹諸近聞差幹當御藥院王中正往陝西幹事續又差幹當御藥院李舜舉繼往未幾又差押班王昭明繼往御藥院押班最為親近之職祖宗已來差出甚少外之官吏苟奉上所親近之人不唯擾民抑甚駭物今乃旬日之中差御藥院二人押班者一人接跡而行陛下以此輩為腹心乎則館閣臺省之臣乃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人可為腹心而必用此輩乎臣近又聞冬

至節假百官頗循舊例遊相國寺聞有小黄門隨而抄劄姓名臣不審陛下以之為耳目而使之然乎抑此輩自欲以媚於上乎如陛下使之然則非前旒蔽明人主不窺私之義也若其自媚於上則蔽陛下之聰明其可量哉臣切意陛下之所為慕居堯舜之上而反有不鑑漢唐之季臣竊惑之伏乞委腹心耳目之任於世之賢者無俾宦者之權從此漸盛乃所以為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術也

熈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乞定著内臣員數年未四十不得入諸閤閣狀曰臣風聞日近行遣内臣白茂先事如茂先所坐宜在誅戮之科貸以不死聖恩甚厚然内臣出入宫闈宜在防限臣聞先帝時後宫甚肅内臣出入皆更相戒飭聳慄祇畏在仁宗朝入内内臣亦嘗限年年未四十者不得入諸閤閣臣謂因此事定著員數仍以年為限隔便使重為保任自非通詔令之處一切減損蓋宫省之内不可以不清而防微杜漸亦宜及其未

然

九年侍御史周尹等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曰臣等伏見朝廷以熈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已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

閫威傳寔四夷非細事也唐自肅宗以前未嘗以將帥
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安南
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宗楚客
為大都䕶及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勉為招討使雖有
擒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
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
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
元勲故老皆見斥逐洎敵人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

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為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搢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

能為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計乎使後世襲
沿故迹狃以為常進用中人常據兵柄則天下之患又
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
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
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
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為職故敢
盡其狂愚
尹等又論遣李憲狀曰臣等於十九日奏為用李憲專

措置熙河事宜乞寢成命至今未蒙施行臣等重念古者奄人以典司内事而已雖漢唐之始亦未聞任事至後世始以政機兵柄假於所私而漢唐自是衰矣陛下議事造法遠取於三代以漢唐之盛為不足道而肯安襲已敝之法重回既成之命臣等備數憲府終未敢安也惟奄人柔媚非深長計慮也左右便辟以逆人君之嗜好作為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莫不畏向而服從之而其情日自侈大憲功益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

而抑之則其中必不自滿矣以柔媚之性日習於侈大挾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向服從之類以事陛下於中此不可不戒也臣等知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憲䙫紲銜勒必無狂逸奔踶之憂而臣等區區誠為過計然反復思念自古未有以兵寄奄人而不亂者夫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事宜屬之憲後執以為例則兵權必歸馬陛下以薛昌朝役於憲人習以為常則士大夫必見摧傷矣此必然之效也惟

陛下深念之故臣等以謂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其禍大昔漢唐及藝祖皆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瓜析為八九世方之才人不知學而祖宗震起於攙搶擾攘之中所以安寧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此屬有與焉今果莊狗偷鼠盜非可畏之與國也祖宗恩德庇覆之久陛下作成人才之盛非無可用之忠臣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忍忘天下之士怠功臣之心兆後世之患哉陛下神明淵奥非羣臣所能窺測然

臣等於此日夜念之至熟而無疑者也陛下謀于心臣等謀於衆人陛下欲權一時臣等為萬世計惟少屈意聽納早賜指揮寢罷以安物論

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曰臣伏覩詔除内侍省押班李憲充秦鳳路計議措置邊事其一路將領皆取憲約束臣等伏見藝祖之朝中官不過給使太宗使以黄衫給事禁中方是之時四方可謂多事不以不稱之才而天下士民罔不服從以之興大統

傳後世逮唐之晚乃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而侍從之官論奏不已憲宗屈天下之議而用之終以無功而罷蓋一方之警欲以擾一路為難以天下之力治一小警為至易此理順故也理順則無遠而不從理屈則雖近而不服熙州小警大不過覬幸朝廷之爵禄歲時之賜與小不過欲以刼掠本界倉廪牛馬况封疆之臣所聚者一路之勇所用者一路之智也彼夙夜砥礪欲以捐軀命而承德音乃使潛氣屏息以順適奄尹之指令

乎臣等又聞名言茲在茲茍有茲事必在茲義今雖委曲傳就更為計議措置之名其實使一路將領出於指麾乃是行招討經畧之職欲以厚誣議者安可得乎況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豈無一憲輩而顧必用之何示天下以不廣哉伏望朝廷鑒藝祖太宗之所以裁抑中人業成若此念唐憲宗所以崇用之而功卒無成之若彼明所與以稱所施天下幸甚

承禧又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曰臣近章疏論列李憲

不合充秦鳳路計議措置邊事悉陳區區之愚陛下赦其狂瞽開納聽受至今未奉旨揮寢罷臣自度智謀愚下訥於辭説不足上回宸慮此事實繫國體重輕貽訓將來不可遂已臣語直辭拙言不違意而憲以敏給辯慧能當陛下之意臣進見開陳有時不能盡事情萬一而憲朝夕得侍清光詳復巧説臣孤立無蜉蝣蟻子之助而憲内外之人觀望稱美以為才能勢不均敵而臣獨冐萬死拂上旨惓惓若此者豈為臣一身之計重念

祖宗基業之難而臣荷陛下識擢奬憐使之盡言不忍
緘默自同衆人惟陛下留神而熟思之
承禧又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第三狀曰臣自聞詔除内
侍省押班李憲充秦鳳熈河計議措置邊事臣兩有論
列未奉聖旨指揮臣竊以陛下通知古今明曉治體非
不知中人之出為害政中人之柄兵不可示後世而必
欲使之者非以其便敏能適於旨令贍非捷給能有以
應對贍非以在熈河曾經行伍之間乎此聖意孜孜果

於用之欲以救生民一時之患而忘其可慮之遠者臣故仰服陛下垂意於一世之功矣然而便敏似才捷給似智又曾經行伍必以為有功臣請言便捷之害於政者夫中人之出務於集事而不度事之深淺一槩以束下為能既居兩路經畧使之間則必以陛下之威氣使兩路經畧使不敢議其可否縱事有未便則無敢言者矣無敢言者則雖有害於邊防陛下無由而聞矣臣請言捷給之害於事者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羣臣進見以

時而憲以親侍陛下言之親莫如憲日侍左右莫如憲其為固已易於信從而又嘗歷熈河其性慧巧必能有以投陛下之意其所言邊防有害則陛下雖聖明悉知之乎憲之處熈河謂之有功也豈憲之獨能然哉上有大帥下有偏裨熈河軍吏以陛下俾親信之出也有功必推憲其無功敢議憲以聞上乎故憲能累積以至此豈憲之必能然哉而以陛下之明聖必有以照亮而未肯遽易者豈非出此乎臣有一言望陛下少垂清慮復

之熟之陛下今命諸路之帥都副總管以為可以任邊以今差將官正副七十餘人以為可以將領矣至於小郡列堡而以才武名者不可勝數小有事宜豈無一人可任者至以中人為專帥而臨制兩路雖曰計議又帶措置之名四夷聞之豈不輕視中國乎況今秦鳳熈河之凋弊常俸自已難給而又一二千指揮之兵以食之果莊者如聞潛已逼去臣恐憲慮無功又别生邊事以邀覬伏望聖慮特回德音以慰安中外天下幸甚凡今

得侍左右皆有以將順而臣獨仰拂宸旨豈臣之所欲

哉惟陛下思之干冒宸旒不勝萬死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奏曰臣昔者論不當付寺

人以兵陛下以為非是及李憲師出果獲鬼章自洮以

西遂至無事而臣言絀矣臣之言非以憲為不足以成

功其慮亦不在憲故臣言自絀於疑猶信天下之事固

有趣時而為之者然其大綱亦不可以一槩言也今以

周官觀之考其數盖不及百人而所事亦畧可見以今

視之其多少輕重何如也盖古者因民之有是疾故擇而任焉非以使令之故刑無罪之人而為之也彼其類非無聰明賢智無故使以刑徒其身廢絶其類至踰千百焉此非先王以仁愛人之道也古人惟酒漿醯醢司服守祧而已其它莫與焉今以一道之權與之此非先王以義制事之意也憲辟薛昌朝不聽切齒扼腕以為腐儒所賣自是不復回顧士人矣張茂則以河事頡頏作氣官屬罕見其面雖達官大吏俛首不敢與抗而姦

詐之人稍復趨附以僥倖萬一之利陛下以是觀之使其有可以輕士人之勢其心如何且朝廷比年之役其最貽陛下憂者洮西閩蜀其最繫議論者惟瀘川之役今日之役最為大者洮河之役數者皆在寺人是陛下所愛養尊寵之士大夫無一可屬任者也且彼其初非無敏健精悍可用之力及稍任事者則窺覦玩弄藉蹈士大夫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試取漢唐以來宦官之事觀之亦足以知矣自古人君方其無事

之時未見其害則士大夫之言為不足信亦莫之聽也及其禍亂並作本末顛沛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自古及今蓋非一二也惟陛下為宗社計之不勝幸甚

哲宗元祐五年御史中丞梁燾論陳衍採訪外事狀曰臣風聞中貴陳衍採訪外事密奏兩宮衍近來頗自表異淩狎羣輩氣岸不遜臣以謂兩宮聖明輔陛下施為有宰執論事得失有臺諫百司各守其職循名責實則事無廢弛豈可使閹尹賤隸上玷聰明若此人言為可

信有傷聖德漸不可長

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論宦官劉子曰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

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簒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刧遷明皇於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憂崩肅宗以駭没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

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冦陷京師
播遷于陜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
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弘志所弑
敬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
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
憤以至于没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
為父天下大亂黄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
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

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

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交搆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熈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兇傑憲總兵熈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

誘夏賊致永洛陷没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擢舟船置堆垜綱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剥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寛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續又名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徼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

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吕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内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宫禁肅清内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静臣歷觀近古内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

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収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悦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觧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

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内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士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必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

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内外為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内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盖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别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

臣不能争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自任今玆事體實繫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二